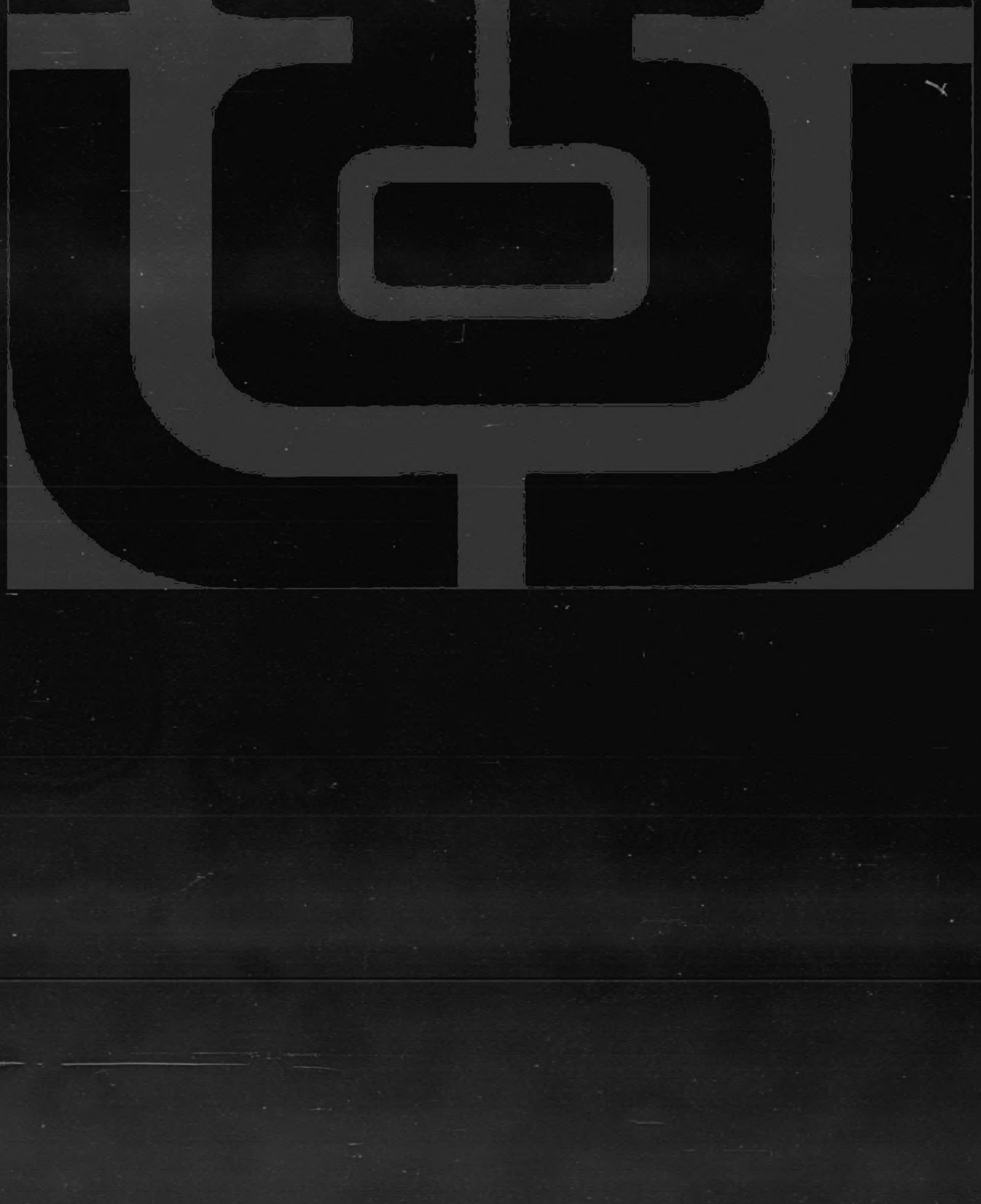

續藏書序

李宏甫藏書一編。余序而傳之久矣。而於國朝事未備。因取余家藏名公事跡備正之。通州。

久之。宏甫殁。遺書四出。學者爭傳誦之。其實真贋相錯。非盡出其手也。歲己酉。眉源藉公弔宏甫之墓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是續藏書始出。余鄉三君惟儼梓行之。而屬余引其簡端。余謂前史有紀有志。有列傳。其體乃具。宏甫前後二編。列傳獨詳。於紀志缺如也。而列傳之中。又獨存其

美者。昔楚史名檮杌春秋則
亂臣賊子之戒每拳拳焉。豈宏
甫意不及此耶。抑有所待耶。
先聖學三代之禮。乃於周獨
憲章之。恐後學者即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舍是編何
之。余謂退可以修身而畜
德。進可以尊
主而庇民。謀王斯國之大
端。班班具在。貴善學之而已。

近代名卿稱黃林伯為博古。
鄭端簡雷司空為通今。藉令三
復宏甫之二編。其可与昔賢
相頡頏也夫。
辛亥秋石渠舊史焦竑題

續藏書序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說書。
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發孔孟曾思
之精蘊。焚書所雜著詩文。談經評史。大義
微言。藏書始周末迄胡元。筆削諸史。斷以

已意。今所行續藏書則自明興及慶曆諸
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開國有
靖難。名臣有開國有遜國有靖難有內閣有
勳封有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忠節有孝義有
文學有郡縣。蓋王侯將相士庶人方外緇黃
傭僕妾妓無不載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
必有名。抑或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其名或
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未久而湮傳或負俗
之議而為分明之秉權衡。破拘攣。徵顯闡幽。
標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不刺惡

為異耳。本朝史職廢。
列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出。常布
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倫。不盡負史才信
耳者不審于時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脩詞
者不當於故實。甚乃苛責深文。恣臆冥決。所

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痏。古人多聞闕疑。與人不
求備之意。泯滅漸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
好問。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甄別去
取。若音而忌。若嚴而恕。若疎而覈。若朴而
藻。可謂良史。昔者孔子作春秋。為尊者諱。

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為雄伯。間錄諸宗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曰讓。無

三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惟春秋之精乎。

先生嘗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王五帝不沿禮樂。即孔子之是非。尚以為不宜施之今日。況於他人。是書也。余謂必合三書並觀而後得先生之心。得其心。恨先生不遇龍門蘭

臺時專力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禍等于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況於先生先生生平與焦太史楊杭為多而絶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得之金陵王維儼行之新都江似孫校之兩君雅意文獻使名山之副流布人間有功于李先生庶幾楊子雲之相譚矣

京山李維楨本寧父譔

莆中洪寬書

李氏續藏書總目

一卷
開國諸臣總叙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本根
二卷
開國名臣
三卷
開國功臣

李氏圖書

四卷

開國功臣

五卷

遜國名臣

六卷

遜國名臣

七卷

遜國名臣

八卷

靖難名臣

九卷

靖難功臣

十卷

內閣輔臣

十一卷

內閣輔臣

十二卷

內閣輔臣

十三卷　勳封名臣
十四卷　勳封名臣
十五卷　經濟名臣
十六卷　經濟名臣
十七卷　經濟名臣
十八卷　經濟名臣
十九卷　清正名臣
二十卷　清正名臣
二十一卷　理學名臣

二十二卷　理學名臣
二十三卷　忠節名臣
二十四卷　孝義名臣
二十五卷　孝義名臣
二十六卷　文學名臣
二十七卷　郡縣名臣

李氏續藏書總目終

續藏書名臣姓氏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附 子璉 璟 別見遜國名臣

鐵冠道人張中先生

附 建昌周顛仙先生濂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義烏王忠文先生偉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熟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沈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附葉伯巨 鄭士利 別見孝義名臣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文成劉誠意公 別見開國名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郜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許知府

高陽侯韓成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附 南陽郡侯葉琛

張子明

捨命王等共一十四人

趙國武莊公胡大海

附 李夢庚 王愷 孫炎等二十一人

虢國忠烈公俞通海

附 弟通源 通淵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潁國公傅友德
凉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遜國名臣
齊泰
黃子澄
練子寧
附 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瓛
余瑱
彭聚
孫大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趙諒

宋瑄 宋晟子

張倫

曾濬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憲 宋參軍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黃觀

附 妻翁夫人 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廸

附 蒼頭侯來保

侯泰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紞
附 毛泰
王鈍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垕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嵓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附 盛希年
王艮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楊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泰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康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璡
葉惠仲
顏伯瑋
附 胡先 兒有爲 弟珏 友晏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附 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徒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王省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毋韓 妻范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景賢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梁良玉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中節

郭良
梁良用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附 子貊
王紳 附 子稔
宋懌
靖難名臣
太師憙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師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余闕　桂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濙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顏士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張信　李亨　李友直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張信同

許堪　蘭芳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鄭國薛忠武公祿

鄖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內閣輔臣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附 金幼孜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勳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淶國公孫武敏公鏜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璽
錦衣牟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壯公震
都督馬公永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繼光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翺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鎰

尚書郭公璡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　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昌平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㲉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 弟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 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泰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璪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逵　向珤
都御史軒公輗
附　周新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附 薛祥 薛遠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褧 子戴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胡拱辰 王錡 李崙 朱裳
孫需 陶琰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illegible]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眞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昶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勳封各亞

儲文懿公瓘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董蘿石公漢

附 子灋

王龍溪公畿

唐荊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忭

楊侍郎公起元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逵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翀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麯公祥
洪公祥
虞公讙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繡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枅

附 弟梲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瑾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附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束

山人孫公一元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別見理學名臣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況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燁
徐公九經
龐公嵩

李氏續藏書總目終

新都後學江紹前校

續藏書卷一目録
小序
開國諸臣總叙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本根

續藏書卷一目録終

臣李贄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汗吏之虐

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效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效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效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劒之提伽藍神前一珓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興非夫耶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況正統十年之前、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益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者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將賈魯欵圍解、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上察知其不可爲、乃白郭南略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

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令肥人吳復性沉鷙寡笑言勇略過人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　上憐其孤屬

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於滁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鷙多智略二人來歸　上悉留置麾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　上　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

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踣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 上至即伏謁 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倫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寨自保聞 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取太平

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斬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二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衆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之、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

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靳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欲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之、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

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效則效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illegible]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採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已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　上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

見　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即命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

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既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鬬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謙與周顛仙張三）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丰皆異人）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　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

諭眞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眞入朝賜宴厚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精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

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　帝自皇覺寺仗劍趨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　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　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戇而麤日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　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

亦具眼

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略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其目中只有彭將軍眞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篡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借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

俱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郎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閧彭中流矢死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衙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內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

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　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　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　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摽掠無所以獻　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　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　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

子興爲寢會滁饑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　帝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　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　帝曰若翁來我且他往於是　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即報軍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　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爲質使贖　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　帝故

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亦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　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於　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　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副元帥。時　帝略巢湖兵。破繼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羣然北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亦次。子陌于賊亦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或曰皆　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爲　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　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即位之元年。即追封爲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眞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

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亂斬　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大奇）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識　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識　馳載賞物聲言廬州兵迭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縴衣兵千人繼其後相去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

應縴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縴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陷没

王大驚答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
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
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
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詈之衆欲殺
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
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納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
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　上率二千
人往收敗卒　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
天祐等已據和州　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　上
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
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
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
得完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
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
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
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
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

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狗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爪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盡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劾所以勵生奨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況嘉其能盡力而以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眞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卷二終

續藏書卷二目錄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洪武八年卒年六十五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別見遜國名臣

附子璉璟

鐵冠道人張中先生

建昌周顛仙先生濂　洪武十四年卒七十三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洪武五年死節雲陽詣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自先生始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熟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武四年卒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全 王才 詹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鄭忠定公義 別見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靖難名臣
大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洪武二十三年賜死年七十七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別見孝義名臣
續藏書卷二目錄終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

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竢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　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即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　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略見世德録云弟中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曰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敞學博行淳鄉郡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敞爲春官杜敞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敞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

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纏纏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堂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絶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憲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

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公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　上于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尤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衝枚躡其後

擊之可盡擒也勝從之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
其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
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蹴
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
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
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即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
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
檄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

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
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
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
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
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
陳友諒張士誠而鰕生謂士誠容邇且富而弱宜先
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
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
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

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征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筴算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没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悦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焚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加僇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固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詥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寘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粮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温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説因彈之公言李舊勳

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
汝忠勳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
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
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
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參
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償輸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
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
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illegible]惧惟
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illegible]居

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
(眞中丞)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
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
省察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
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
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公持其章不
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
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

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公勳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詔答之、嘗爲　上陳颙閩事、蓋颙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巉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覘　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浸劇、　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

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
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
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
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
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有
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
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温吾子
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

[illegible]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
庸等果復思公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
右參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
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
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
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
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
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
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　賜誥曰劉基學

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屬基故在軍有于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廌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廌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褫圭裳於未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　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　制曰可。公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文成不死矣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
顧寖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
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
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
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于生死大事也
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
有不知已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
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
責令璉啚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
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
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
鷹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
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
疏拜閣門使璉與鷹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
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
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於
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
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　上手書問天象公條荅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附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

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及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煆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逢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

饑色、因盛殺修、同享干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犬飽皆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牀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閉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良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惟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

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粮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

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己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岩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illegible]者及周顛仙人遣某

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温良藥二片其一曰温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酘子内噢一酘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内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過三次乃聞菖蒲香酘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腳僧云某住天池寺内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於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即今人主詩天眼尊者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腳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録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舊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姓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
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
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
召講春秋左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論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乞歸省　賜金帛　太子
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
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灾祥之故對曰受

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

指二字　上嘗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今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　召公問對曰彼應　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延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　賜緡綺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　朝　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嘆

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問公子瑮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瑮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曰本使奉　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始見即勸

子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底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音貢齎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大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中　詔文憲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瓚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愷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　建文召入翰

林爲侍書、

李贄曰　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幣非所以崇國體、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卽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　天朝待　皇上允許、勑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覓奉　勑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卽爲私交願　聖上頒降撰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餽之金如此則　朝廷尊嚴、小國悚畏、　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　上之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眞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

已告老而歸仍請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殷也、孫愼性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愼能累公也、使既歸而卽杜門、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蓋公徒知溫室之樹

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魚水而不在溫
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爲法程七
十餘歲效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
八千言上時宰臣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
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
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
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
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
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

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懲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　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

意卽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諭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犬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宇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遂滇南

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效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與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被逮　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　制書共結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藏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　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

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益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爲賊脅、柰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

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齊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定大禮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子存厚　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公言河内按察使宋思顔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禕坐法辭連公憂懼　上曰予素知溢守法母恐胡深兵入閩陷没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毀臣官罪遇益重疆場之事臣敢不避副泉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悦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狥混州平請朝　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

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 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惟即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 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 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强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 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崐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揩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死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蒙學者歸嚮嘗侍 上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 上幸學博士龔敱執經祭酒吳顒進講 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是冬

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 上聞之爲文警詞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顯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詆教尼不行 上簡用公特與勑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鏈磔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 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 上嘉納公病 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命繪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煴不喜公以事逐公去 上怒誅煴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 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

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　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諡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嶽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　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　上手勑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勑致仕十四年　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　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　上爲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

揀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禿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

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
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
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
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
置銅匱簿録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
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　召爲國子祭酒尋
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
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
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
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預
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
頌碑碣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潼州楊訓
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
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諭公曰：國史貴直筆

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惟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録之隨類增入尋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予
嶽歷官監察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
御史十九年　上以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
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嶽子太子洗馬紱
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
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
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官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嶽後
坐藍黨久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
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　命與學士宋
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
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
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
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公還
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　東宮
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

語峻潔、上曰、伯宗才矣、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温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予博學善屬文、 國初舉爲縣學訓道、丞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修、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 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録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爲叙、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

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曹城人少頴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入

年 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 旨

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 召爲翰林待詔

上疏論婚姻律 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

士 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

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

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

顧問　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愉銓長年三人先至愉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　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　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　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　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愉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貞瓊隱居及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　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塘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鮚泰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詮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

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柰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邮賜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眞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

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筭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　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　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　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畝澮從　上渡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

祥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 上喜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愼 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懿文太子卒 上意在 文皇嘗問公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録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録既又

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録
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
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婿趙勉爲
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
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
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
以筮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
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爲濠帥子興大
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
服道謁上問知爲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
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
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
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

又安傳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爲
叅謀自是益專精爲上謀筞諸將有來歸者善長
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
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羸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
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
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
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死上代總其兵填
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秀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
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
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兵
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軼
謂而屋屋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
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
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
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
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
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冀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

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佯怒諸
當行者以不能戡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鎮
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
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
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
軍機進止章程賞罰予奪凡師行善長
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
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
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
之　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
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
臧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
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
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
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
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效事將
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
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

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莆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亡算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事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狥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　上御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益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　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　太廟尋立　妃馬氏爲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

制　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　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　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粮儲供給器仗剸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

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
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昺楊憲汪廣洋胡惟
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
富極意稍溢而勑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
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
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 命督吏士建
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粲
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
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
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權善長弟存義
爲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
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
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
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而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侯駙馬都尉祺六
日不朝 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
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
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
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
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
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
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
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惟燭天而
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凉
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閒與存義謀始圖之善
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

慙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
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
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
是與佞通俾以精兵寓言貢舶挾詐害 上而掠武庫
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時費聚
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
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六所言多合遂
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

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
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
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
久右大夫安然罷歸復
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
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嘗第宅從信國
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言讒謂曰太師
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
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
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
令善長薦之超爲大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
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
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劒白玉壺玉刻蛟龍蟠
兎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
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
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亦以慰太師心
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

子之間。或至相挾以興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
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必言之無益
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
胡能比蕭鄧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
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恧。人亦
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
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
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
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誅。嗟乎。王
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鄧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
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
令鄧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
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
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
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

勳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爲必
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
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
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
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
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
所尚者 馬后親生公主也二犯禁即置極典
雖 馬后亦不勸其利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
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 太祖
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
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
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
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
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
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
死牖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
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

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
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
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 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
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叔兄弟子
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
福則怨冥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減禍減福
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
隹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
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
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
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
經術陞入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
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
年星變 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
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

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士無事則易驕伏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　詔繫刑曹久之庚午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
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
行省言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
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
無它罪可怒莫敢諫士利獨嘆曰　上不知以爲空
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
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　詔有假公言私
者罪之欤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
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雷吾兄杖出乃言
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
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
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必以雷民耳臣以爲文移必
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
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
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
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
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
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

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
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
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
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采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
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
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
何以不足用之才乘臣竊爲　陛下
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
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

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
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
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
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
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知何耳
且吾業既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
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續藏書卷二終